平播全書

平播全書卷十四

明長垣李化龍

書札

與吳總兵

昨報取巖門關甚以爲喜今不知進兵否然劉將軍初三日與播兵大戰關內賊兵尚多想巖門尚未進也今細訪播州之人以爲巖門路小箐大輕兵可入重兵難進况六萬之衆魚貫而行若有敵來何以接戰此所謂雖衆無所用之也且彼此約期終難得齊到底兩下成孤軍耳與其合於關內不如合於關外今宜留兵守巖門而親統大兵

從小水田入婁山關與劉將軍連營並衜互爲犄角酌量進止仍一面分兵援南川路之兵來則三路大兵合而爲一連營百里逆賊心膽俱碎不戰而屈矣其巖門兵聽曹希彬吳文傑出奇取事若彼處成功亦將軍之功也永甯兵分其一萬來與馬湖廣浙及募兵爲三萬入婁山仍留二萬與二將之一萬共爲三萬守巖門則兩下俱有餘矣再三籌度勢須出此惟將軍熟思而速圖之幸甚

鄧知縣

川兵俱進關矣施州兵久屯板角恐老則難川陳總兵又無進關之期待至何時此兵本折皆川中供之即令與川

兵合哨亦可不然恐久而糧絕人疲是自潰也今該縣宜會同各兵將徑赴眞州大灘關等處與南川兵合哨仍先達知高推官彼中路遠不知就中事體何如有別項阻礙亦徑自斟酌行之其錢糧以前長支者姑免扣除以酬其血戰之勞以後仍照例支可也兵難遙度凡事宜取便行之一面差人來報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旣入敵境步步宜防松樹埡柴山壩乃自囤上關大道今賊俱在囤下我便當倚關爲營外防衝擊內防包截一面通糧運一面會永合刻日夾攻賊必上囤矣若白田壩今

已爲空地到彼何爲且已爲水西放火報功有何陞賞乎今大兵前剳板橋而止以孤軍當松樹埡相去十里銃礮不聞宜賊之生心也今宜急剳近關俟會兵攻圍其南溪口諸處皆有間道可出關外斷糧者尤宜謹防但糧運不絕營柵已固只二三路兵齊勢即大振賊將安往今已行吳帥同來合哨彼處路近通信爲易惟南川路稍隔絕彼軍孤又不可深入已調施南兵與合哨當亦不可旬日內至也只要齊力不可造次要嚴防守不可少疏工夫至此已是八九分只不失算便保全勝賊有文來支吾皆是緩兵之計不必照管亦不必回答蓋回答之文有一些活路彼

便教之以欵其下若是無活路話彼又隱之不與人看總無益也只多散賞格多發告示諭文以解其黨爲宜慎之

吳總兵

既得巖門養馬城不遠矣若破養馬城賊之頭人妻子俱出必有擕以投降者初三日婁山關內劉帥與賊大戰追奔三十里若巖門兵入賊無歸路矣乃未見接應何也聞彼處路險箐深不便進兵若大兵難進即宜分兵守之而從小水田來入關合婁山哨已有文去惟將軍圖之又有報羅剛欲圖逆賊而將軍以爲須要活的活的固可如不可得即死的亦未爲不可也當令曹副將與土司頭目圖

之凡土司之功不可令軍士爭奪之一有爭奪彼以後再不肯用命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入關懸賞已發行其陞級劄付須查明塡給不然可與誰乎破關之後工夫已至九分百凡愼圖劉帥孤軍深入將軍必須照管不然彼如有失亦不能辭其責也聞小水田路尙不通先日曾有行令以一軍接應今不知如何百惟留意無忽錢糧到否如不及可時時說來當嚴督之耳

劉參議

夫之多逃以無正官也卽有正官而無法稽查亦難大抵事有綱領頭緒則易尋如正官在則正官責小押運小押

運責里排里排責夫役引繩批根有要可尋卽有少者或顧補或拘喚尙可十得八九若無正官彼代押者又多以早快頂義民彼其行止尙不如一夫是以夫押夫不至盡逃不已今宜儘正官佐貳殷實義民管領夫給以價嚴其程限令早去早來不必以日三十里爲限蓋令之消磨日久食費且盡是寬乃所以成廢也夫或三十或五十卽立一有身家頭目與之一單令到卽交米給與囘照彼處收米官登一流水簿總算不必候一處解官批文方收則夫自無守候之苦矣水運起旱處必用多夫一齊轉去若夫少米多往來不絕又不便也以上事體千緒萬端須理會

有頭緒尙可收拾而要則在正官到在夫價給在往來速在收支快如此尙可將就完事不然以後且莫知所終矣鎮雄兵聞騷擾之甚如必不可用且留之少選發同卽執旗官亦可無令去不然恐入山而劫掠運夫反梗糧運是在門下酌而斷之無令悔恨無巳時也

張監軍

劉帥於三十日進婁山關至初三日將起兵赴白田壩賊兵忽來大戰先將王芬陳大綱營衝破二將戰死劉帥方知急赴接應大戰自辰至午少歇又自午至申賊遂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級甚多尙未報數彼雖報賊數萬問來人

言實只二三萬可見賊之精銳止此矣劉帥銃礮甚精多打死賊皆馬上馱去亦勍敵哉向來所以不敵南川兵蓋專待此若南川兵遇之危矣今已割營關內以待各路南川兵或可相機合營乎第不知關內路道何如須令探問明白王芬營與劉帥止去五里賊以一兵隔之不令相聞故至於敗是日賊親張黃傘督陣幾爲周敦吉之軍所得束傘而走想已膽落矣高推官說賊似已奄奄氣盡者聞此得無咋舌搖首乎

陳總兵

水西伎倆殊不可蹺夷狄之性或欲庇鄰或欲專功皆不

可知然亦止陰謀未敢顯然助逆也烏江之失自是我兵見賊而走以致奸細斷橋擠之於水蓋背水爲陣不立營寨四散搶掠賊一乘之遂爾崩潰可盡歸之人乎劉帥入婁山關初三日賊暗來衝突潰一子營劉帥亟提大兵當之苦戰一日賊大崩潰斬首數百氣已奪矣今將軍宜亟來合哨我兵合氣自壯彼土司覬望之心自息卽不爲我用亦不爲我害也永順二司兵可善馭之楚中無此兵則愈孤矣烏江之失所沈溺永順兵以數千計彭元錦當以此併水西乃反效其所爲耶可以此微動之來人口稟長坎青蛇瑪瑙三囤已克七牌盡掃得糧無數可供二十日

之食即此可以入關滅賊矣此天賛也望之望之

劉參議

蜀兵入關逆酋上囤此環而攻之之時也聞川南路火器火藥皆少今以川東所製急送去至即多覔人夫連夜扛擡入營期以三日夜必到為佳糧餉急供之今日便累死也說不得所謂一刻千金者也草草

又

運夫如不足即當增募事已至此即招怨耗財亦所不顧若但曰事不成而不敢逃罪然何益乎顧以不佞計之夫至三萬而不足此非不足之患而不均之患也逃者不能

盡究而往者未免獨累延挨者且苟一時之安而勤勤者
已受無涯之苦彼此相視以爲固然即再增募愈多而愈
不足也今宜極力清查極力催僨罪責正官俾之行法庶
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且告以賊亡在旦夕一來便可完事
若不來即賊平之後仍根株究治長柄大牌處處曉諭當
人心悚動而可望子來也惟力圖之

熊參議宇奇

兵入關矣賊上國矣呼吸之間便關成敗此而遡往已事
如救火追亡人也穖說姑待明日便不可圖之

張參政

吳總兵已駐養馬城與二總兵會哨訖賊已上圍圍下之賊無能枝梧者大事定矣料旬日間有佳音也今惟宜轉餉接濟耳草草

分巡武昌道馮僉事應京

衛所軍州縣民快亦兵也但驟而用之無益有損以素未習戰耳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也然教又不在武場而在戰陣所謂習慣如自然者也今宜汰其老弱揀其精壯日練習之而稍試之戰陣經三五戰則可用矣楚有苗患將來用兵未已幸留意焉

總兵　監軍　監紀

兵已入巢賊已上圍計當不日梟首今將攻圍以後事宜開列幸大家相商行之

一賊圍上不知有兵若干如兵少則宜急攻如兵多則宜柞斷路口使其不能下而徐攻之彼知無生路三五日恐當有變

一大將軍滅虜礮裝至近圍山頭打去令其上人人莫必其命自難久居

一閩圍上有一水關賊先閘住待我兵近關放下衝之不可不防

一賊如稱有內變斬首投降不可遽爲取信須審問明白

嚴兵闗下令賊黨俱下驗視眞的方以爲據其妻子親族
俱宜牢固鎖押以俟獻俘
一有名頭目原未投降者臨時拏獲卽宜處決以免爲害
卽有投降者宜押解出闗安插無令在內防其反戈相向
應爲獻俘之用者牢固鎖解以俟獻俘
一無論賊已滅未滅各營將官軍兵俱宜和同行事彼此
相下相讓大家有功若爭功爭財相戕相攘除不准算功
外仍行軍法
一賊首已亡賊兵已下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同至國上公
同檢視賊之財物家貲登記明白造冊呈報仍卽封鎖撥

人看守以便奏報充賞或解京不可恣掠致生嫌疑

魏監軍

苦竹關一月前南川兵經過真州卽遣兵一枝攻克斬首四十久已見報令之所克乃其一月前克過者譬之明年有入播州者難以功論矣四川大兵十八萬盡在播州合哨安得有閑賊復併力苦竹關此可無慮惟令陳總兵埽清七牌整隊入關可也

吳總兵

向以將軍進兵遲遲意頗疑之乃不知其一發而中堅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旣如脫兔敵不及拒非此之謂耶快

然怏然聞兵已罰養馬城去賊甚近宜百凡謹慎彼卽上

囤猶恐其下衝也宜謹防之可攻則攻可守則守欛柄在

我要之以合哨爲急此時想與綦南二路犄角相應矣師

克在和望三大將如樂之和以襄大事僕異日當百拜以

謝聞營中糧少僕食不下咽已將各有司革職住俸責令

日夜催儹以後或可不誤綦合二路糧有餘永安莊所得

賊糧甚多可借而食之也百惟留神不盡

史同知

二周弁乃劉帥之左右手也此何時而可撤出亦孟浪矣

已止之總兵之兵誰可徑撤劉帥亦自不應也初三之戰

覦賊連日不出可見未爲無功但我亦大有損失頗覺長賊之氣今須求萬全以絕禍本爲望吳帥兵苦乏食蓋彼處路遠難供也若永安莊有米可以給之二帥不甚和而此一事劉帥切身之利害甚大該廳可令其結好以共此功即云不侵之意可也軍中多婦女甚非所宜見在者宜發出關後有獲者即縱之以懈賊亦可亟宜留意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合江一路糧餉運夫多半在瀘州又欠運米至二三萬此一時糧與夫並進各民有欲應夫者反以欠糧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

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領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卽准算其糧一石蓋卽以糧價爲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爲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寘之於死必不敢矣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烏江雖經失利各路進兵自如關外賊苗漸已埽盡川中四路俱已入關黔中沙溪路亦已闌入所未抵關者貴之平越楚之偏橋陳李二帥耳偏橋以糧運不給平越則怵

於烏江而御步總之旬日內亦無不入也師初入未即合哨賊輸日併力於各路接戰往往敗歸天威所臨自是奪氣行且逼囤夾攻賊即不授首亦必上囤不下矣上囤則終歸於盡但蚤暮之間耳惟是九仞為山功在一簣日夜督厲必求萬全天意人心料不相遠內所報水西戰功係貴州移文亦止據其自報耳未經斬級終屬可疑惟目下有報水西與賊大戰賊復大敗者則審問頗的蓋事勢如此彼亦不得不為我用也何俟嗣報統希裁詧

詹參政

川兵盡入關莛兵獨以乏糧不得進事已至此無可如何

只得極力催之運夫亟與之價彼倘不敢逃也凡用兵不可太惜費蓋費多而早完比之費少而遲完者大不相同前已言之矣彭元錦有文告糧似是並折色亦欠之者此子近為賊殲其軍於貴州一弟死焉讐恨方深正可使之如彼再調兵來不妨供之運夫如無見銀即令民間私幫而許以減免正糧無所不可事完自當破格恤之耳聞軍中怨苦之聲不絕何以責其用命幸力圖之若今番令賊逋逃吾輩即死不足塞責也草草

陳總兵

昨差人來言瑪瑙青蛇等囤已破矣近聞乃猶未也此人

敢爾說謊可恨可恨顧以鄙意度之此三國恐月前未易下也蓋自貴州失事之後我氣反奪賊氣反盛兼以賊顧其妻子有必死之心久與相角恐至挫銳而耽時不無可慮不如因而招之降其脅從者散遣之而頭人令立功自贖或易為力也但受降如受敵須謹備之聞諸賊久已願降而將軍未至無適為主往往將其講事之人殺之以至於此今宜相機處之無令失時生員王蓮奏民周世祿皆原係彼中人可以問之顧兵難遙度在將軍審處之耳川兵四路已入關賊已無能為而此輩又不能歸播亦易為招然此三國未下將軍終難長驅恐其議吾之後也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掇田氏出降此詐也逆賊心高氣傲其妻張氏一有淫聲立令人碎其屍田氏若降知落誰手彼戰不勝當一火焚之而後自殺豈有任其投降之理初二日約降劉帥至初三日卽大兵來今之約降非欲劫營卽欲交兵非欲緩我合哨卽欲乘來降而衝營取事必不可信而信之且約降期萬一臨時以一民婦乘轎來何以應之乎大將領兵惟敵是求各路方會哨而此約降何以齊力攻賊乎今後當一力攻賊其頭目及賊苗約降或可信仍須防之若賊父子妻妾約降決不可信也前宜愼重後宜隄防糧道必通

哨探必謹若稍有驕惰則九仭之功虧於一簣即死不足塞責矣

劉總兵

我兵深入敵境全在各路合哨應援前綦江路初三日與賊戰合江路未到關內也合江路初八日與賊大戰綦江路已久駐關內有成約矣乃竟不聞應援何也問來人言是日若北路有一枝兵包截賊可盡殲本部爲之頓足長嘆而已今日將軍利害比他人不同歲要播賊焚東坡京師喧傳以爲是將軍害陳帥今日吳帥有失將軍即百口無以自解矣左右掾書諸人恐有誤我事者不可全信其

言以後望盡釋舊隙力建大功此亦將軍之利不止為國家也不然恐不知所終矣穆炤欲用之幹一事可差人伴送速來草草

史同知

穆炤殊未可信人多言其附為應龍所使今應龍三使人於劉帥營中專為此子已令之通賄於帥之家人寫字者求退兵矣又言王芬之敗亦炤所使令劉營遠地可密查之仍密以此示劉帥令玆之事果身家性命所關勿為人所賣也穆炤今託以取來用可密令以的當人伴來此字火之勿洩

楊監軍

安楊二氏先世原爲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盡自負爲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爲玀鬼恥與同盟也其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寄拜於時安國亨老且死疆臣立幼不省事其目把多受其金故每爲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綦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初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之鳳氏知之大駡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駡其人而卻之同此老婦亦有識矣勦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莊少不得借我一

焚以完前件蓋前日報焚桃撰正此約也今年春夙氏三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婦何知世事疆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雖佯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目皆有禮又送以一三足銀鼎動其心臨發兵又厚餽其土把郎漢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懼禍也堯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損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尚在猶豫此宜直諭堯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樂名無爲目把所賣使勞而無功則堯臣必且發其事而目

把無奈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彊臣喪目喪女其目把多以負楊氏盟動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别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劉參議

昨吳帥有稟來言該道欲照南川例人月給米二斗軍士不肯此不可行也此例發於高推官止行之南川路蓋該路皆土兵其數原不足米多則無用故以折銀爲例即其同路陝兵募兵仍支三斗矣永甯雖土兵而近其家以得米爲利亦不肯支二斗今仍支三斗綦江路仝支三斗若

合江路漢兵多即土兵亦點過足數者若月給二斗必不足用宜其不肯今只宜催運米不可減軍食也連日見李同知報來全無起運之米心急如焚計此後又必有數日絕食者於時深入久駐野菜已盡何以自活不可不急慮也今賊萬無復出之理近地一帶守隘護餉之兵皆可不用移而送之二郎壩至巖門一帶防護零賊斷糧庶爲有用急行之王藎諸事廢弛必宜更易令不得已且用之即賊平而此地仍須得一健令也彼廢事而媚民宜民之稱之耳鎮雄兵李萬賓與晏慶潤不和畏其殺害自投瀘城稱兵一千點之止四百八十其他想類此可一查之聞晏

慶潤旋招補卽告以不必補只減數可也李長年兵報一千點只六百九十汰其不堪者只四百九十川南調來兵到此只得一半可見彼中募兵一人皆兼二人之食矣及今時時點查不爲過省一人卽省一人之食添糧不如減口凡理財者自其毫釐而積之皆有用也何如何如

張監軍

賊勢已急只要我應之不失著數則無不平者最急在合哨合哨則衆寡不敵之甚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矣此時賊兵實不滿三萬而我川兵實已十四萬蓋五倍之矣何懼彼哉惟是陳總兵伺攻長坎等團之賊未下不能入關第

令可破則破之不能破則與相守而以計降之勿令輕舉致之得志反入關而出我軍之背安氏此時更無助賊之理我川兵可唾手取賊矣惟悉心調度之高推官亦有文來令糧從婁山關運可就彼分布妥當亦即入婁山關調度可也

陳總兵　魏監軍

連日得報長坎諸囤之賊未下此未易以力角也彼妻子在上勢必死戰我軍士孤懸恐有怯心一不相當大事去矣今川兵已入關圍囤賊無不知者賊知之其求生之心更急我從此而招之甚易易也既降則可長驅入關矣若

彼不降則宜厚集精兵而與之相拒或令之自相圖或乘隙而夾攻之必計算萬全乃可得志不然甯羈之無使入關添賊勢亦未爲無功也聞彭元錦已出宜厚撫其目把用之又聞桑植容美之兵將到不知可用否昨誤聽差人言三國已下故調施南兵入關合營旋知未下復差人止之今想仍在彼若此數枝土兵合乃可圖賊大抵要相機戰守不可輕易致有不便爲佳惟力圖之草草

張參政

大兵已在賊境久駐恐有他虞不如一舉撲滅之爲快各將不肯向前恐克期不定致有參差故不佞欲抵關親督

非得已也一面收拾諸凡俱不必齊整草昧之時豈宜粉飾中軍坐營官舍之類草行露宿何所不可不必為之經理爲災地之累別教已領並覆

馬總兵　高推官

在賊內地須與綦合二路劄營相近彼此應援不可在孤懸之處恐賊來衝而彼處應援不到也陳李二帥外賊未清尚不得來只川中三路合哨自足制賊莫望湖貴恐至誤事又湖貴未入關則火燒州平天坎之賊苗恐夜有從後偷營者宜四面照管或移營近綦江路而糧餉從婁山運庶萬全也三路既合聲勢已大只不以一路當賊賊自

無不滅者克敵制勝只在此時圖之圖之

支簡亭中丞

川兵已盡入賊雖東支西吾已覺狼狽陳帥爲諸國所苦不能疾入關亦只得聽之向之八路乃全無可恃仍是川兵獨當賊耳王鳴鶴已調令赴貴州已不能軍又此將爲郭青翁所題今又索之急也亦可爲楚省餉矣草草

史同知

聞劉帥以松埡之敗頓有怯心初欲移營關外俟秋圖之後懼有不測而止果爾則渠且身無處所矣賊已無多川兵十四五萬尙不能滅賊若一有人言豈但爲沆尙文已

乎彼所畏死耳顧死於敵即死猶香死於法即死猶臭死於敵死一身耳死於法並其家且不保矣況賊已垂亡我已必勝進而向敵固萬萬無死法也又聞酋多布金錢於其左右而穆炤黃三輩皆爲之蠱惑遊說恐帥不察爲人所賣並以累該廳可密與言之

高推官

壯哉此戰遂能抵海龍囤上養馬城也賊當破膽矣吳帥尚日與賊戰劉帥自初三一戰至今僅僅自保故能復萌已嚴檄責之若再爾則尚方及之矣賊言投降俱係詐每每投降書而兵即隨其後受降宜慎若言酋降並其妻子

降皆不可信以本部計此酋非闔門自焚則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也今惟有合哨夾攻耳

郭青螺中丞

二稿已領弟再以楚蜀事入而報之不敢沒安氏之功也若以後功次丈仍令使者從此中來一同報之或弟處發稿總報之為宜昨支簡亭丈以丈未會遂急急報去亦送稿來則一功而兩處報重複且不雅恐都門有議也王鳴鶴如到徑可令代童元鎮昨弟尚以一牌行元鎮候代以彼中無人兵柄不可一日無所屬也藍芳威才略志氣俱可取而不甚穩行當發去安氏兄弟行文以千金充吾

兩人之犒而隴澄卻賄一節又令該道製一忠清紅旗與之令出入載於馬前諸所鼓舞不遺餘力矣第恐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昨無端而請糧彼受門下萬金之給入之囊中顆粒不以享士秘藏錢糧豈可投之於壑乎已行該道切責之大抵此輩要恩威並用早破其奸方可爲江關之破只爲少一檄先防其妒功若說破則不敢矣鬮銀已差人迎之令徑解黔川兵圍囤已久李應祥遲疑不進何故先是丈議會陳帥與之全埽四牌七牌彼旣違約令陳帥爲七牌所苦不得進彼亦不與夾擊弟以一牌切責之而彼反極詆陳帥此人敗慝不下劉綎何以處之敬請教

史同知

劉帥關外之戰頗力關内殊覺不振似以初三一挫而銳氣頓盡者連日接其稟帖塘報皆妝點一片虛詞全無實事又謂亟催各路並進尤爲可笑今川兵十五萬連營十里尚不合哨不應援不出良心公道爲國滅賊反講口舌相排擠則擲貴卽來何益哉此不過坐延時日幸人有敗或爲賊留一線生路而已不知本兵已有以待之一有參差奇禍立至今不能借人以助已而反矜已以誇人何其愚也可善開諭之如竟迷而不悟則亦只有法耳高推官一二千之說卽是劉總兵八九萬之說此皆不足爲憑亦

第近日似以深入爲悔反謂我愚之則可笑矣今惟有合
哨爲急劉吳二帥原有隙當此之時宜令歃血同盟各出
公道心相援相濟又須時時開譬之令以公事爲重可也
初八之戰劉帥不援已嚴責之再爾則叅之矣糧運不給
爲之食不下咽瀘州守已革職且令押夫入山又令綦南
二路借米二千高推官有義氣必不相負炒米魚鹽之類
久已發去何未解到再誤當叅該道耳營中事時時報來
任勞任怨正在此時無復疑慮草草

吳總兵

開刀兩月止南川龍泉烏江三路抵關各路無至者因移

檄以巾幗爲辱蓋五路通行不止爲永合一路也劉帥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將軍遂於初一日入巖門本部方喜以爲二帥尙有丈夫之氣乃將軍以入關爲悔乎聞入關後裨將有具稟請同者將軍怒而欲叅之今奈何反成疑慮也賊兵不滿三萬敗殘之餘勢已不振我兵只永合二路已自七萬不啻倍之但申軍令鼓士氣賊其如我何劉帥搬弄機械謬稱合哨徑不以一兵應援已數其罪而責之俟看其將來作用何似聞廣兵戰甚力有以一人戰三人而盡殲之者可重賞之懸賞正爲今日也又聞土兵之戰不力豈曹吳二將欲坐觀成敗耶據實報來糧運

不足爭辨總之賊兵原只四五萬今敗殘之餘不過二三萬彼凡應敵必留一半守圍此其多寡居可知矣三總兵領十五萬精兵坐守不敢向敵而自家謀鬬飾虛挾詐無所不有不知朝廷高爵厚祿養人何用尙不如逆賊養苗至今猶爲之盡死力也人各有良心心各有公道幸與時時中明之若此事不成本部徑以尙方行戮而後待罪豈肯爲人所賣乎吳總兵所領兵忍飢苦戰甚爲可憐有米當借之毋立而視其死也

張同知

既發之米算爲實數是也但自縣至營動須一二十日彼

口與腹亦肯算為賓數乎此宜沿途設法催儹日夜周流無滯乃今以一冊算數了事事益不可為矣

蔡知府

今日之事吳帥可謂全勝蓋關外宜招降關內宜力戰此大機宜也陳帥璘雖屢報首功至以千計而不善招降遂令關外之苗據國不下反礙入關劉帥綎雖關外再勝足寒賊膽而入關不戒為賊所襲子營衛裨將須後雖勝之不能掩敗也吳帥關外以不殺為威招降數萬兵不血刃而入險關入關則又先居高陽屢戰皆克且身先士卒嚴飭軍法致三軍枵腹應敵無敢後者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不繼憂心如焚已將瀘州守革職再不繼當叅該道聞夫役已源源而往但恐不即至已行令綦南二路各借米一千劉帥或不肯高推官有義氣端不負也可發軍徑於二路取之耳賊謀甚狡恐衝我守關兵或絕糧道宜多方備之夜劫詐降尤宜在念也

劉參議

吳帥有稟來催糧其詞甚哀苦令人惻然動心恐數日後當不能支則禍在兵將而罪在文官必須先拏邵知州李同知而後叅之恐亦不能不累該道也奈何張同知報一冊來稱運過米數可支至五月但纔出門便算數彼豈能

飛而食之乎該道宜速催之無宜坐待是待禍也運糧一石糙米一石亦似可行而瀘守難之不知民間以為何如諸凡宜速計萬萬

高推官

劉帥恥其松埡之敗不無幸人同已之意以故兩哨有戰皆不應援已嚴檄切責直數其罪且令史同知開譬之矣既在同事又入賊巢凡事宜包籠之且令為我用昨會兵之文雖佳然語多譏誚彼不能無恨此非成大事者之長算也馭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幸留意焉

劉總兵　史同知

四月初三之戰我軍殲二賊領一土官兵士數百人千把總且勿計此其敗亦不小矣雖旋即勝之斬馘逐奔然首級無多不足以相當也當日即欲題奏以爲功在垂成而論罪恐都門又生議論故少待之今半月以上矣既無應援別路之功亦無本路進取之事不知何以相準昨塘報中援拾牽綴全無事實至以陰平褁氈之事相比更不相等此不足取信於本部況可取信於按院乎今爲該路計無他惟是虛心克己結好兩路或併力夾攻或相機取事只要目下成功無論何人成功皆是該路之利若再遷延時日捏報支吾甚或坐觀成敗別路有失則百口無以自

解而部科且起而申前說將不知所終矣本部從來在邊事事實報甯爲將官任罪必不黨將官朋欺此天下人所知也慎之慎之

張監軍

昨有文來云自土坪發今想已到營矣賊勢已衰三路皆敵不過再一夾擊必上國無疑而我之將領不齊心不合哨不應援久之恐反爲賊所乘非細事也今在彼可先調和諸文武令之同心共濟彼此應援卻日日撓亂之彼將自救不暇其下面小國如龍爪苦竹菁馬之類或取之或降之則勢孤而心搖矣劉帥經挫志氣似灰可以利害動

之高推官只是出語不謹如前會兵之檄過於議詳安得令人樂為之用此皆不可不一諭之今守道去監之歃血為盟但其到尚遲惟力圖之不盡

魏監軍

聞陳總兵已打破三國獨有青蛇未下業已在掌中矣該道尚未知耶蜀兵三戰三勝見攻海龍國逆賊坐而待死無能為也想總兵刻下入關該道便可相從軍中事冗百務經心知勞神慮至於憂讒畏譏則不必然此國家大事吾輩但得了此即死亦甘心況其他耶韓魏公定策兩朝人曰事不成奈何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古人當事族且不

畏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爾疑畏所以事鮮有成即成亦不光明耳願與該道共勉之草草

劉參議

餉乏事急不可以一途取若守株待兎決西江以活轍鮒當求之枯魚之肆矣僧夫甚便川東見用之城市排門夫貴州見用之綦江路至用及護餉守城之兵此皆可通變以救目前者惟在行雲流水當機立斷不必商量歧路同車千里坐失此善喻也船運米雖多而夫卻少昨見一運米一百八十石用夫九十人若到彼下船陸運六轉此一百八十石一月猶未能盡至營也宜於水次盡處預屯多

夫以待至即一擁入營方佳此最要緊李萬賓所領鎮雄兵已發同陽爲發之緝麻地方至彼以一文徑令同彼去家近自樂歸又不爲害若先知其不用則一路騷擾矣晏慶潤等兵亦當如此打發須後令安鸞未到此時賊已垂亡彼降安得不眞羅剛已爲賊囚禁久矣

陳總兵

四囤已下其三青蛇雖險如在掌中矣或招或勦惟其所爲但求早下七牌旣淨便可長驅入關蜀中諸大將攻海龍囤已久只待將軍收功時哉不可失也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謂酋得志於黔併力於楚非也川兵入關賊已上團環而攻之不日且滅何力之併乎湄潭餘寇原自不多以楚兵膽怯遂致逋誅今各團亦已下矣兵入關糧更急須倍常餽運無令之絕容美施州之兵入關自在陳帥麾下永順兵如不可使任陳帥去留之蓋賊且亡亦無須多兵也但我輩不可以無糧遂減其兵兵須將官自爲盈縮耳

史同知

向以劉帥入關半月坐觀成敗故切責之近乃報有小團之功差強人意但聞將領不和彼此相欺今在賊巢豈可若此宜與蔡守高推相結而匡正之令同心戮力掎角前

後方有濟也蜀以三將擁兵十餘萬不能克一國而令水西垂涎其間不亦可羞之甚乎

洪副使

水西覩時勢者彼見楊氏將亡安得不為絕交此其所以為水西也若興兵之初卽以大義滅親毅然長驅則忠順之名萬世不磨矣惜乎其不出此蓋土把誤漢把而漢把誤疆臣也所幸不遠之復尚足自解耳賊有敢死兵二萬此尚義初出時景象也今已散去想不及數千已上國自保直坐而待斃耳尚義原非投降豈得免死此等人皆宜為獻俘之用勿失之草草

劉總兵

今日之事賊滅則大家有功賊不滅則大家有罪至於將軍利害更比他人不同前日約南川兵會高平而竟負之自是不是監軍道之言雖甚然自是正論不可以為有成心也彼一言半語便要不得如功不成賊不滅科部千言萬語紛然而起將軍又於何處分辯乎今將軍與永合南川路皆不和又與監軍不和難謂盡是別人不是今日史同知揭來言賊三日可克但必欲本部親見之此語若令他人聞之不又以為狡乎既三日可克即宜克之何必待本部親見凡幹事說話都要從實與人皆要相和師克在

和念之念之本部亦且南矣若本部至而賊不滅徑以尙方從事不欲親見之也

詹參政

近有自營來者言糧幸不誤又三國已克亦可因糧但我之運糧仍須照常不可靠其因糧致誤事也黔中一府尙不如各省一縣夫亦不多只可責之供施南八千及黔兵之運耳楚兵之在龍泉者恐不能供也當與該道議妥行之且兵既入播則糧只就近一路運爲便卽板角一路亦可改之從三渡關運不必經由龍泉矣惟黔運用思南夫者方由彼耳

史同知

南川失利該路援之是矣既援之卽曰乘勝取關可也卻又於稟帖報援南川於塘報報分布克關克城兩下皆占便宜如此舉動欲人之不恨不爭得乎凡事皆宜實做甯可讓人不宜欺人劉帥似不知此意該廳日與箴之可也師克在和今劉帥以一人之身與吳總兵張監軍高推官皆不說話世間人豈皆不是乎若各路盡去劉帥能自成功乎卽今日能自成功前日能獨進至今日乎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家有罪而劉帥利害又與他人不同奈何其不自知至今猶欲與人相爭專功而不認錯也既云三

日可得賊即宜得之何必要本部親見近於戲矣本部且南者至而賊不滅徑行法耳不能待親見也

張按察使悌

入營甚速令人快然賊已無能爲矣今所慮惟是各將領心不齊又有無恥之人攘功避事無所不爲該道到彼可以天理良心之語激發之仍令歃血同盟庶可少杜其詐又攻剿無定向兵多易爭今分爲八處屯劄定爲前後夾攻庶可得賊而無爭攘之患惟酌行之所開三款俱妥即隨宜行之昨將領有倡爲請本部入營親觀取賊之說者此欲延日留賊以遂其私可徑催令上緊完事無令以此

借口有事不時報來可也草草

梅參議

向見陳恩知安氏無他恩雖不甚明義理尚能識時勢也凡人之情無害而後求利無失而後求得若不計得失利害而一意冥行以速危亡者惟楊應龍爲然此乃間氣所鍾不多得也執此以揣安氏知其終無他慮況今日乎烏江之事安氏幸災有之加功尚不可知彼將士恥敗自文耳劉綎入關賊劫之潰一子營後力戰乃勝之綎恥其先潰亦以安氏爲詞僕謂之曰安楊已破面矣無庸借口也後知其二十九日之戰乃愧而噤口烏江兵將皆遠不及

婁山將不在行間兵亂行而掠敗固宜然將誰尤焉今播賊已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保囤上耳安氏初以無糧退見川兵勝復同攻囤欲以分功自當任之不必疑也貴州近爲安氏敘功卻又過於鋪張馭夷自有中道畏與徇不可政恐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密之密之有機事時時教之必不洩也

總兵　監軍

暑已深矣賊已散矣一孤囤聚數千人其上六大將領三十萬大兵環而守之莫敢先發也從古以來有此事否今三日不完期五日五日不完期十日十日再不獲賊則何

以自解乎計文到無不滅賊之理今亦不必瑣列攻取之法止將賊滅後事宜開具於後幸大家商行之

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為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骨若杳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

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眾驗視明白方准不得信口捏報以亂真實違者罪之

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圖上檢視賊之

財物家資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冊登記呈詳以便批發
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冊報仍各撥兵委官
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

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
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

郭青螺中丞

平越哨之功同前沙溪哨類報之矣旣破黃灘關便可長
驅國下乃猶劄營不進何也夷狄謂賊上國便費歲月以
弟計之彼國周圍不數里吾二十萬之眾力可移其山恐
無俟歲月但恐遠遠劄營如應祥輩者不少則須以歲月

計耳安氏至此時不得不爲我盡力以後敘功望無過於
爲彼鋪張恐難於收局也酌之酌之

梅同知

前該廳議只算數責成州縣官而考其成本部固知其有
今日矣運夫日領官價便如雇工人一般只當按日計工
則營中米自有餘今不以日計而以月計又令足數而止
脫有不足數者何以相補若事已誤只責州縣官亦無及
今宜改前法仍處處人人計日算工自可無誤也此事至
大至繁須胼手胝足爲之若只總其大綱則此中補手之
日即營中枵腹之日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兵在關內無可

因糧宜百分加意可也

張監軍　張按察使

連日詢問國前難攻國後易攻水西只在後面想是渠知此路承甯人亦知之但二土司兵相見即相殺可以漢兵隔其中自不妨也前面找箱放大礮火箭於國上以打其人燒其房後面塡壕過兵不兩三日賊成擒矣只用攻國法賊自可得招降亦難待其內變不知何日恐我外面兵多有別事則又費收拾只早以力取之爲得也茫望茫望聞將領不和甚至欲治兵相攻者豈欲爲賊助一臂力耶教之教之

史副使

各處米來足爲一快然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求無不應即有司之勤事可嘉而小民之茹苦亦已甚矣今惟有催之早完俾一省之民早出湯火耳營中不喜食火米小民又苦出火米曾有一文查之該道亦未報今所徵火米乎白米乎今改之已無及只得一問又米至三十餘萬此其爲折色幾何皆下年有倉口之糧銀也今徵米折色何以補之仍望計算見教宣撫兵有不妥處可就彼查禁之彼土司畏法但差人一說彼自斂手如壓帖進營之事該道一聞即宜禁之今亦行一檄督責之也守道駐大灣便彼何

不來一講當與商之播州風氣似無可慮問其人五六月亦涼卻勝此中也今諸監軍監紀皆在彼不以爲苦可知亦善地矣

沈按察使

烏江之事水西幸災有之加功未也將吏恥敗自文借爲口實人信之舉國若狂矣然亦賴有此不佞借人言責之而水西大懼遂殺其使而與之戰近又計誘其心腹執而獻之又斬其通播之把目而梟之王嘉猷之營以王嘉猷亦通播也人情若此不已急乎向日有以用水西爲慮恐後難處不佞答之曰無慮也不曰奚元濟就擒王承宗破

膽乎今果然矣陳恩之稟亦急於自明之意門下所答甚爲得之今賊已上國國亦可攻不專待其內變也方促諸將攻之所慮者諸將各有爭功之心恐反壞事駕馭此輩更難於剿播若其不馴惟有劍耳欲與門下一商計善後之事不知可得一來否附問

魏監軍

三國既破此時尙無入關之報何也二省人畏播如虎乃並死虎亦畏之如賊已上國自保猶云其第三子守三渡關海龍國下皆我兵其第三子他日何以上國乎施州衞兵日日在三渡關內刦掠尙復有一人守關乎既入關則

偏橋龍泉合而爲一兵可四五萬永順兵如不用命竟發
回而他日叅彭元錦違令之罪可也蓋攻囤無用多兵楚
中糧運又難可徑與大將議行之陳帥破青蛇囤之法可
移之以破海龍囤幸急入若令他人得賊而此路猶在關
外豈謂無功然終不得與海龍囤下諸道鎭同日而語也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
鏖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綦江兵此二
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勍
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

俱重傷但土司恥敗不甚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爲備至初八日捲土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誓之曰爾輩不爲我盡力我今上國任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江手硬綦江銃狠委難相敵明當敵南川耳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囤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囤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綦江兵至盡埽其囤下周圍之子囤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囤下已無苗賊惟率兵保囤然

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爲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疑則爲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簸弄龍直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牽兵隨川兵攻囤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奚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爲我害即佳况且爲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慮利鈍然龍亦且謹之又謹以圖萬全賊一日未死未敢一日安枕臥也

臨楮可勝惶悚之至

又

賊已上囤勢在必亡善後事宜謹先開款呈覽伏乞批示以便遵行幸甚

一先雖有旨不必改土爲流明係鼓舞各土司使之用命今賊已滅矣若不改土付之何人應於播州立一府一縣一衛內立一道一總兵彈壓之其周圍地方隨便立一二州三五縣隨宜設立要在妥當以七分屬貴州以三分屬四川蓋貴州瘠薄以此補之而近四川者又須從四川治爲便也

一五司爲禍之首已爲賊殺絕其存者查係原長官的派
於設流之後隨其强弱或加以土吏目土巡檢之名去其
長官名色使他日不至生事
一係楊氏族人除勦殺外有殺不盡者遷之閩廣地方不
復令得留播地使後人有興復之議係苗人者除勦殺外
餘歸之原土不令留播爲害惟五十四里之人得留但其
人亦不多必有曠土應查其四方流寓之人應發回者發
回應存留者存留如再不足或附近地方遷民以實之
一投降之人原有賞格今難失信如袁年王繼先袁鰲安
鶩羅國明等原係長官各有地土大兵未動先已投降今

既改流亦難令仍長官之舊若降爲庶民又非初議或授以千百戶之職發之別衛所令世其官議者必以爲此皆賊黨賞之太重但彼若據地相敵未免費力攻取如偏橋路三圍不下陳璘至今不得入關則投降之功不下戰勝從來賞功有此款未可廢也但尚未知諸人意向若何臨時再酌處之

一旨意有土司擒斬應龍者卽承其爵土之說原爲未動兵時彼能自已承領不費朝廷之事也今已興人動馬耗費錢糧無算播州兵已盡地已平賊只在囤上他日縱使土司中有乘機遘會得其首級不過如呂馬童之類只得

賞格中恩典足矣必不可拘於前旨

江纘石中丞

陳帥攻三國其功甚奇畢竟是老將知兵也關外已請討必入關攻海龍國矣去之漸遠糧運益難萬惟留神督催但一二月糧運無誤賊無不盡之理若此時少有乏絕則兵不能久屯九仞之功虧於一簣矣關外尚可因糧關內無糧可因此須我輩自己下手做莫付之司道也弟日日只是催糧所以川兵得早入關萬望兄同此也會稿請教乞同上之再一疏則事畢矣

劉參議

廣兵虐運夫何不早言今當令大將禁其後來而不責其前事彼自相安也劉昇所言是實事魏光祚所言則彼無才不能料理耳奢氏之玩即當呈之院道移之土官奈何飲血成病此人似不堪此任宜早更之前孫知州來及近按君來知貴道為運事備極勞瘁誠憐念無已然亦無可奈何古云鞠躬盡瘁今日乃知之耳僕自有事以來夜忘寢日忘食五官百骸且忘其為我有也亦無可奈何耳幸事有九分只努力一二月自可了幸共勉圖之囑囑

張按察使

連日營中寂無一報不知所幹何事今無他法只是日日

攻之更番迭進使彼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大礮碎其樓櫓以火箭焚其房舍彼精神已疲心膽俱碎不亡何待乃各將或欲行其私或欲專其功人各有心坐淹時日不知此事一成大家有功此事一壞大家有罪何其愚一至此可力譬曉之自到之日卽歃血訂盟日日夾攻十日而不下者未之有也水西於此時可保不助播但恐其爭功妒功妨害官軍及永甯兵則須明諭之也已有行於楊監軍洪兵道內有公文言之不盡者須與張監軍面會二君一言之入城之禁已行須在彼徑行申明令各大將自爲法禁乃可不卽遠行一檄亦未必有益望之望之

張監軍

賊如釜中之魚烹煉直須時耳連日略無音耗何也彼囤周圍皆有高山有反高於囤者何不架礮及火箭打入而焚之後面有路既可挖斷亦可塡平湖貴兵此時想已到三十萬之衆即海亦可塡何況山溝乎日日更番攻之晝夜不息彼倉皇無計非內變則自盡矣此時賊說出降決無此理不可信也彼不死而付人生剮之乎即田氏之降尤不可信彼不令其與同死而付之他人乎此皆支吾延調欲以老我兵者絕不可信以墮其計水西累有戰功此時既不可卻之在彼又恐其壞事已行文約束之可面會

楊道洪道與之審言令止防閑其爲害卻不可如前過於
作使令後來難處也諸將亦各有妒功之心須調和而防
禁之此時更一刻放鬆不得幸力圖早結萬萬

監軍道

後路易攻水西占之可與楊洪二君言令諭之彼能取則
取如不能取則與官軍迭攻其地無至久占誤事何如何
如

吳總兵

播賊造逆問罪興師皇上託重於本部本部託重於將軍
此原欲翦草除根蕩平爲效非如南倭北虜一戰取勝驅

之境外即可結局也將軍自出師以來降安羅村斬郭通緒遂破巖門關戰水牛塘經百餘日未嘗敗北多獲首功僕已重之嘉之節經奏之皇上只待功成優敘矣乃今久在國下茫無成功數交催促益爲譁語且曰非不能成功恐成功而不見知與無功者一般敘錄耳嗟乎是何其言之不忠也將軍起布衣至大將高爵厚祿延之子孫朝廷之恩天地非大江海非深即捐軀報國尤恐後時尙安問人之知不知功之敘不敘乎將軍爲四川總兵即使他將成功亦將軍之功今不能借人成功反與人爭功不但不忠亦不智矣三月十七日攻國既以書約二鎭旋自背之

具來稟帖可證也旣苛之又不令南川知致其如期發兵至於折損又不早救之十八日方至反與監紀官馳書催人爲爭功之地別事可混賴該鎭之稟帖見在亦可混賴乎裨將與土司皆手足爪牙本部數數教以好爲駕馭乃至今猶爾怒駡致其解體灰心土司更不爲用且如本部之待將軍豈不薄若一二事不如意恐亦不能無責望能保下人不責望於將軍乎則又何以鼓舞用命也今動曰我做總兵不要緊要去就去嗟乎官至總兵而去亦不爲輕富貴矣但恐功不成則身敗名滅欲去亦不得耳與將軍同休共戚事已至今不得不盡言相正以後望將軍但

以朝廷之恩爲重已之功名爲輕和同列鎭獎率官兵極力擒賊不問何人成功皆是將軍之功若猶然逗遛觀望本部亦安能爲之諱乎一貲不加前勞盡棄福輕乎羽禍重於地是在將軍决擇之也

劉總兵

旣各鎭與監軍會議定攻圍卽照此攻之彼係監軍自應與將領設法攻打乃其職掌非代本部也本部只是查功罪而行賞罰若日日皆欲候號令而行則遠不相及豈軍政乎將軍自開刀以來一切攻取未嘗稟命於本部乃今功至九仞反事事請命何也本部但取完事不問其他任

鎮道爲之前日各鎮爭養馬等城之功不滿本部一笑乃將軍亦與之同爭尤可笑將軍自進征來剋三洞戰九盤打婁山節節功次皆已報聞然只待賊平乃得敘若賊平則前日之功已受用不盡若賊不平則前日之功皆成畫餅止宜論罪不宜論功矣又聞將軍必欲自己得楊應龍尤可笑今如萬人逐兔安保我得有此心腸不免用計不免妒人反生出許多不好事來今卽不問何人擒應龍將軍豈遂爲無功乎若以爭功妒功而害事則並前日之功而掩之反爲不可今日將軍只一意大家和同進攻期於共成王事天自不負人不必苦苦相爭也天太熱雨又多

運夫又疲本部心急如焚而諸將爭一城一關之功更不著實幹事令人憤憤若將軍亦不體本部之心更何望焉

諭宣慰安疆臣

諭安疆臣隴澄近日報到母氏囮之戰尚義等之擒具見爾兄弟忠順本部院已爲爾兄弟報功乃近日營中塘報紛紛駭聽有云爾家占住後山不許別營攻打有官兵及土司兵到多被擒殺有云官兵打囮爾兵反吶喊爲賊助勢有云爾兵不時上囮與賊往來此等事想是爾目把不知事者所爲料爾兄弟不知然壞爾家事不小爾兄弟宜禁絕之不然倘官兵或土司兵一有損失烏江之謗又起

本部院何以爲爾庇乎今日爾報功文內說十八日官軍失利爾兵應援當日官兵四路合攻賊遂上囤原無失利之事爾兵亦不曾應援本部院塘報營中不斷絲毫皆知此又是爾目把欲蔑他人之功張自己之勢者殆於不可六總兵提兵三十萬誰肯無故而當失利之名以後文移宜令陳恩點檢過莫令不知事之人壞了爾家大事楊應龍初時豈肯甘心造逆只爲目把不知事將他家業壞了其餘目把尚多放肆不知事之言因爾兄弟一向忠順我也不計較他以後爾凡事謹慎保全名義故諭爾知

陳毓臺中丞

四月之初川兵四路齊入賊三戰三北遂上囤自保今環而攻之雖未可卽下然釜魚籠鳥終就刀礁似已無足慮矣尚有慮其逸出者有台駕與鎭守在彼彼卽逸出猶可得況勢不能逸乎援黔之兵此時又不須多蓋賊勢已窮卽此中冗兵亦已漸撤若需益則與水西不相能故此中前亦未敢調今自不必遣也鎭守既至自可相忘並附以聞不盡

蔡知府

吳帥有稟自四月十七發者內云十六日本職同蔡知府與劉總兵面議必候各路到齊彼此約日並進甯爲一鼓

成擒不爲顧此失彼以故本職十七之約又欲候諸哨同盟另行刻期則自十六日已欲變十七日之約矣今該府稟稱四月十七日永合兵候綦南兵會攻賊囤未至此何說也既變其約止二帥相會馬帥處亦當達知乃竟不與言致其十七發兵失利是永合路誤之也既誤之卽當援之是日尚未發兵至十八日早綦江發兵永合聞礮響方發兵纔出門又以霧大止之不止此本部差官李報國在營親見回報今本官見在可面質也本官云是日早在永合營辭歸至養馬城遇綦江兵則永合卽發兵已在綦江之後矣另又以一帖請綦江應援此又何說也南川兵

十七十八皆在國下此本部所差塘報皆見今又云期而
不至不知何在此又何說也以爲期而不至則陝兵殺死
六十八馬一百餘匹是誰殺之乎有約而背之又不告人
又不應援次日又不早發兵永合失律之罪卽擢髮不足
數矣監軍道所司何事何得不一責成尚可鞅鞅望之耶
吳帥剛愎自用動則罵人自言欲去身爲大將不能滅賊
何得善去該府不能匡正之而反比周之又倣效之耶該
府自謂不爲功名誰爲爲功名者本部不愛身家以擔此
事豈肯爲人作體面望熟思之賊若滅去就任諸公賊不
滅卽本部不得善去何況鎮道又何況以下者今該路惟

有急圖滅賊以功贖罪耳前事已不能遮蓋無復費辭也

張監軍

塘報言田氏上降表又是緩兵之計賊或欲偷出亦不可知總之嚴防之急攻之爲要若密圖之乃第一義蓋賊甚狡故難圖也各營兵多有冗而應裁就彼與總兵商量只作接糧或搜山之名暗暗發回令賊不覺方可久之運糧甚難亦爲可慮弟欲前去親督又恐不能一時成功在彼反覺勢盡欲不去又杳無了期奈何奈何

劉總兵

昨以日久無功又恐爲賊所紿故以一檄切責聞將軍得

檄痛哭欲自殺也何至是耶閲曾確庵公平蠻録亦曾有責望公家先將軍之事亦得書大哭事正類此今番之舉與九絲事事相類獨少此一著今有此想平賊不遠矣惟將軍圖之

謝監軍

頃聞尊恙甚以爲慮知已喜勿藥又已入營可保全勝矣今賊已窮促惟急攻之爲宜乃吳帥外示剛暴中實懦怯蔡守又無實見惟爭競些小零功近且受賊之欺但與約降賊至此時尚有降理乎永甯駕言畏水西遠屯不進三萬人養之何爲水西豈敢明害官兵近已嚴諭之想不復

更作前態矣若永甯兵畢竟不敢則調之前路而以綦南兵換之後面何所不可幸與東監軍道議行之停四長智事久有變萬不可更延遲也

蔡知府

田氏乞哀為緩兵耳應龍必不以其妻妾為人所辱今遂冀其真降耶亦太痴矣廿五日約至廿九而出廿九又約至初三而出至初三又不知約至何日老我師而徐為之備賊計得矣二十萬大兵中賊計而日日遷延宋人以和自愚者非耶今但更番迭攻彼不死則降若但約期而待終無降理恐將領有所歸過也慎之慎之

三省鎭道

一連日賊使往來營中將官不知防閑彼見我或有一二處糧運不到者必以爲糧盡兵當歸故死守不下不知今已將一省錢糧盡派本色一省丁糧盡派運夫便是一年也吃不盡有賊中人可以此告之

一賊之身與妻子必無降理必不可信其餘則人人無不欲降者仍宜令其親黨招之須招其老虎兵有用之人若疲癃老幼婦女正可留之以耗其食不必一槩濫招正中其計

一湖貴兵此時無不到之理便不到我川兵十餘萬亦不

少若使川兵成功自當獨敘川將何賴彼哉今如湖貴兵至卽與同攻如未至不必借口等待卽將川兵分爲班次日日迭攻我之技長彼之技短但不中其餌爲所誘畢竟彼有傷損我無傷損彼傷一人卽少一人不數日而盡矣一攻戰之時一面招降有投降者卽賞之定不可殺害仍先立盟誓或寫之紙或寫之木卽令進攻之兵帶同時棄之令彼兵拾而觀之日日如此此又一法爲小木牌書字其上云播兵執此出投各營兵敢有殺害者償命以此牌棄之國路令執出卽不殺則投者多矣其投者卽類解出關以絕後患不可用之隨營以無家小難辨眞僞也

一火器惟攻賊時可用若無故放之賊知是常套亦不爲懼費藥甚多後將不給不可不慮也

一後路既可塡卽宜塡之永合路兵不能獨塡各路兵卽助而塡之亦卽合兵攻之十萬兵人挾一木一石頃刻之間江河亦滿今永合路既不能塡而攻之又不能與衆同之永甯兵又以水西借口觀望日復一日該路迹欲專功實自愚也獨不慮壞國家之事反爲罪之魁乎

張監軍

得二十二二十三日兩封塘報內所處攻圍事皆妥除信地已據吳帥所報分布訖餘卽聽行之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况監軍乎若不得預軍事則何以監爲昨已有文令總監四路及湖貴亦會行之事可行者一面行一面報付之新塘馬三日可達也再十日而不下必當親詣其地行誅罰焉安能鬱鬱坐待之乎據高推官所報水西尚無他腸亦無過望若如此即推心鼓之與之共功庶收局爲易安帥至此時而欲遣之去甚非人情何以服其心然功全歸之又恐難處須斟酌駕馭之如以黃濟漕得其利而又免其害爲佳耳

易按察使

田一鵬等之事不成共五十一人殺者逃者三之一餘尚

不知存亡多有投川營者賊已亡在旦夕乃川將與水西各屯其下而無能攻之者陳李二將且逡巡關外一步不前猶報其剋關之功也國家養將士尚不如應龍養苗尚有爲之死者可爲痛恨一尙方劒安能盡誅此輩乎草草

與吳總兵

得二十七日之揭乃言安疆臣不讓信地事者此軍機事宜差人馬上遞來何故付之解官遂延十四日方到豈不有誤軍機乎此事至今想監軍道已有處近聞安氏開荊棘走泥塗開道四十里彼豈肯以路讓人莫若與之同攻該鎭爲此事已與之有隙或以南川路兵同之可也偏橋

兵如已到則就彼令與廣兵合尤妙但須要以和相處讓
功讓能莫記舊仇莫說閒話方可望和若自己欲專功欲
勝人而望人以和誰爲無氣之人不和必矣陳將軍年長
官大於該鎭爲鄉望若要合哨必須讓之莫聽文官言欲
居其上以爲敘功之地則萬萬不可數日前情形可見也
一功半級動欲相爭爭出甚物事徒自取累耳水西兵至
此時決無助播之事一向得其力豈可臨成功時便欲逐
之去人誰堪之叉時時說要殺他他豈肯引頸受刃乎永
甯是本省土司任從打罵只得忍氣吞聲彼是別省土司
只屬本部管然本部亦未可便輕言殺之也凡事宜三思

而行言宜三思而發若一味任性必害大事悔之晚矣若與陳將軍相處必須小心不可照劉將軍處之劉將軍能讓人陳將軍必不能讓人也再囑再囑

張參政

僕非但欲至綦江也三總兵領十餘萬大兵守一國無能下之且日日爭些須之功幾成敵國故欲親詣其地一試尙方而收局焉又恐團果險非可卽下者本部非可倏去倏來之人而營中久居又百事不便故且欲移綦江就近調度耳乃人人以爲不便且姑俟之若再數日而不能了此當由綦走播冒矢石而督陣卽草行露宿所不計安問

他乎邇來名分倒置足上首下不止一端蔡知府失期誤事又說謊爭功張監軍一言面責之便投揭兩院盛氣爭辯此豈軍中所宜有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今以燕伐燕亂胡以止我輩當力持之驛馬幸有端緒當加意處之火藥諸項用夫既多當破格顧募厚其工食自有應者卽別路爲助亦難以空手使人猶之費也不如只在此顧爲便耳

江纘石中丞

賊且滅矣尊駕今在沅州乎偏橋乎兵入益深糧運益遠一有脫巾之呼大事立變甚可畏也望吾兄就近嚴催之

弟日來惟提調火藥匠與運糧夫二事便忘寢忘食所尚存者一息耳奈何奈何

監軍道　張按察使

播賊造反奉行天誅凡在逆黨罪俱無赦況其妻子豈應苟全何物大膽奸人受其賄賂許以爵土按兵不進責令獻屍即果獻屍官兵可不上囤乎妻子即得保全乎爵土可以復許乎是討逆者變而黨逆也今彼必借口賞格不知賞格明有懸示兩月之後不投降盡行誅夷之文今以脅從人多不可勝誅欲散其黨故不復一切繩之耳若其妻子親族心腹頭目久拒天兵豈宜復赦而不才文武利

令智昏喪心病狂略無忌憚言之令人切齒該道身膺重任宜明示法紀大振軍威百道俱攻務必元兇就擒黨類盡埽剷株撅根永遏亂略方爲全功垂之不朽不然任彼還延長賊智慮將來且有不可知者莫謂不佞今日不言也

謝監軍

吳帥與蔡守按兵不攻日日約降先是曾有詐死緩兵之約流傳別語尙不可聞今報賊死詐也此事將來當有一場勘問兄不亟入營爲主且受其累夫興兵以平播也誅其君殲其黨收其地方爲完局今中道而按兵講降名耶

利耶公耶私耶監軍乃一軍之主非可傍觀了事者他日莫謂弟今日不言也

劉參議

鎭雄兵去否如不去可云軍門欲行重究前殺平人事恐頭人不得歸家彼當急急去也此軍皆漢人眞猓玀無幾又爲隴澄偷去昨李萬賓之兵至永甯猶欲於偏道支五月糧差官不肯强押之行出門散盡止餘二十六人回府其散者皆川南漢人也彼止爲圖至永甯誆糧故勉强到彼不得則走矣鎭雄兵大率皆此類各省助餉艱於移山本地徵糧苦於吮血而吾輩不能覺察令此輩坐耗萬餘

猶不得了思之愧憤欲死奈何奈何

洪副使

自水西剳後山而營中飛語如雷初言其恐害別營兵僕謂反者之效已可見矣彼此時而反乎今不害別營兵矣又言必受賄縱楊氏及藏匿者顧以理度之彼與楊氏非親也此此時即親亦須以大義滅之匪一亡國之酋而負不可知之罪於身即愚如應龍亦不爲此況安氏乎惟縱賊一節討安氏兄弟但可得酋必自居功無肯縱者恐其目把有貪厚賄而欺其主以潛脫之者蓋彼計獲之則利歸其主而脫之則利歸其身玀人重利計且爲之則須令時

時覺察防閑可也第一莫與官軍爭功爭功必相仇相仇必相刃則烏江之謗又紛然而起即甚愛彼者不能爲之解矣若破國之後該道只照前行同各鎭道到彼封府庫禁搶虜第一先禁玀鬼彼無知而生事恐累安氏並累該道餘非所急來教謂以防奔逸則可先登非所望也只如此足矣近有報應龍死者恐係詐死緩兵之計顧今日之舉主於平播殲其黨收其地方謂完局彼卽詐何爲乎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楚兵此時入關亦太遲矣入關之後無用多兵烏羅兵止可運糧乃入之以耗糧耶永順兵既不可用卽宜發回土

兵不通人性不可以漢法治之若其生事須責成土官及其頭目鈐束今彭元錦已同只責其頭目曉以利害禍福而散之昨已有一牌行至軍中趁此可遣之也如除散去外所存無幾願留殺賊報𠑽者卻可留之在與總兵商行之耳

張監軍

賊欲以持久緩我故狡計屢出我軍中吳蔡二狂愚墮其計中稽延半月已罪不容誅自投法網矣但彼時先許受降後許驗屍大家似有半信半疑之意恐孫時泰在國鼓掌大笑不獨笑二狂愚笑大家不能急斬其使而破其奸

且與之講話自失機會也今別無可言只有急攻一節緊攻三日囫無不破囫破而天下之事畢矣原是拙速之局豈能變爲巧遲但有以遲求巧之心奇禍立見不止二狂愚之失計已也功不論何人成計不必何人出但得了此以後百事皆易處幸著實曉督諸將無令仍有専功之心或復循二狂愚之覆轍則事去矣吳廣只令居一處莫令占兩路已有牌行之矣楊監軍如到卽令監李應祥之兵陳璘旣與吳廣同營卽令川中監之如魏監軍到亦同監之另有牌可照行也施州兵與陳良玭是龍泉路原屬陳璘信地此兵皆楚餉也如施州兵無糧可借與之葢此兵

是原調川中借與楚中者無奈何只得照管諸凡應行事宜各行牌去要緊處只在速攻一破圍而天下之事畢矣至囑至囑至囑

沈按察使

賊今不能逃以馬死也亦不能久以糧少水少柴少也但我之糧運亦大費事湖貴更不如川中久之亦恐有變惟急攻之三日决可下而吳廣蔡宗憲喪心病狂講降誤事今將吳革其職蔡革其監紀並叅之此月中或可望平賊矣來教俱佳而以各縣之麻繩爲竹橋之用尤妙向來思之不及即當發行乃知留心世務者便頭頭是道耳謝謝

史副使

霖雨不休運夫爲阻須多方圖維可橋則橋可舟則舟可筏則筏若付之無可奈何則一月連陰三軍餓死矣差官問疾苦無益也各州縣解到麻繩甚多皆在瀘州可取爲搭橋之用甚便冗兵正可汰之如永甯土兵三萬即汰其半亦可急與監軍言之添糧不如減口今日之謂也

張按察使

連日天晴豈亡賊之期耶今更無他事惟有時時合攻賊無不盡之理更不可吝懸賞即今再解一萬去如前一萬用盡而後銀不至即借營中土司銀用之彼各有功級銀

在也攻具甚佳隨意爲之但如此數日賊自了百惟留意
無忽湖貴想無懸賞銀卽共用之但取先登無問何處也

鄧知縣

施南兵蹻捷正可用以攻囤乃以無糧散去湖貴各官誤
事至此眞可恨矣所留兵卽隸南川哨給餉用之囤左右
有小路夜潛登之苗皆不覺盍問之昨新出降田艮玉等
得之施南兵正可行此事專宜功甚多若更了此當陞爲
宣慰彼甯無意乎可密諭之莫令他夷分其功也

張按察使

攻賊須齊攻一日一營路不甚寬用人不多我更番彼亦

更番惟齊攻則但可上者即有人彼無能爲矣蓋賊多不過萬人我每營三萬每日一營但出三千人則我營十日纔一轉而彼已日日人人受敵也雨亦可攻夜亦可攻若只待晴則先代之平淮蔡先年之平九絲不以雪以雨耶吳廣已叅之此外有何總兵支吾誤事不論本省別省俱報來時時叅之令須人人著肩挾不令人多撕靠使他日因人成事者亦濫敘其間也田艮玉言夜攻方可得但須以千金募死士乃可又上城之後須有後繼乃可穢惟圖之劉帥尙可激勵成功近科有安遯臣劉綎並屬覲望之說此言甚屬可畏彼不立大功何以自免可明語之草草

劉總兵

昨得京中小報內有抄來兵科本盞因烏江失事條陳者其中語直以將軍與安氏並稱可畏哉向監軍道書語微及之將軍更忿然不平僕謂彼是好意一言半語便受不得若功不成部科紛然議及何處分辯今烏江失事已先波及況曰功不成乎將軍可以惕然省畏毅然圖前矣吳帥已不足倚正將軍收功之時當與監軍分守同心一德早結此局綦南二路兵已七八萬即更番迭戰亦可了此不然一失此機後禍何極他日思吾言晚矣

史副使

從後路進兵不三日眞是可了而老誇無端中道講降敗乃公事今十日了之已出意外况三日平永甯原自爲一路曹希彬以提問之人領兵四萬日費數千金更不一圖進取但日以花言巧語支吾誅總兵倘是遲疑副將以下何難徑誅可亟語之無令以身試劍也糧實不及奈何奈何

張監軍

吳總兵分布塘報其上明書會同各鎭監軍監紀俱有姓名官銜僕以爲此公同分派信地但彼打一塘報耳故即行遵照其後三道衆謀僉同之揭到查止大同小異以爲

想係大家商過更定者亦必照行不必又行矣不意彼原係自撤奸而虛報會同後卻又不同衆人之分布據彼剛復只是專己妨人以遂其私乃前塘報又是舞文手段則蔡守之爲也今二臧俱懲再行文申飭之然往來十日有餘矣可恨之甚彼若再不依急報來一面參一面誅其中軍官不必待僕到僕行豈能急待到不六月半乎連日所申明條戒至再至三營中但一違行事無不了惟是此物爲祟亦地方劫運可明目張膽而爭之一面時時報來莫與惜體面此物原不可以人理待也薊南兵何至一時散盡湖貴舉動若此若非川省則賊橫行中原矣借權之行

已久若本路有則借無則已豈可搶權可徑處之聞各路權夫湧至想亦不苦少矣今已有行並監四路有事可徑行之若恐將領偏執與守道同行之事出公行彼自無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天下無不了之事矣卽二省亦並得制之他日功成三省之功皆其功也有不可以人理處者當如段秀實以笏擊泚之法乃見力量草草

陳總兵

以二十萬大兵圍一孤城不下初僕以爲將軍老於兵事俟其到當一鼓平也乃今到數日矣略無處置但鬪與哭帥同坐營中使人約降而已卽各鎮約攻亦全不照應且

令軍士坐而放礮以了事耳是豈所望於將軍乎吳帥爲賊所愚業已僨事將軍奈何與之同溺乎將軍在軍中久知人情達世故賊造逆至此可全其妻子存其爵土否誰可擔此事不與之同逆乎各鎮勢均力敵自當聽監軍會同分布今吳帥動曰除非軍門來方使動我不知自來用兵一總兵皆有一軍門隨之乎本部郎往豈一日可到今可按兵不攻以待之乎本部行文總如故紙置之只挾之親來分布是又楊應龍之故態也將軍老矣一生忠義一世威名望善保之勿爲人所愚草草

高推官

連日營中事體若何見報攻關獨南川路官兵多中傷想各路袖手者多可恨可恨吳蔡中賊之間反爲之用業已懲之今師已老宜急圖奇計破之田良玉所開一單亦有可採與監軍圖之若後路可上大家從彼上之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莫與此輩惜體面亦不必避嫌也營中事不時報來本部欲一往督之又恐外面糧運稽遲入山太遠催督不便然又放心不下奈何奈何

張監軍　張按察使

不孝孤有親之喪已不得稱人即生猶死所不即死支內已詳之矣今所慮只慮此事不完身無處所不得歸而葬

親從此有誤我事者便以不共戴天之讎視之不傳刃於其腹不已幸爲營中文武一誦之也

謝監軍

前難攻後易攻人人知之永合占易攻之地而不攻又不令人攻亦人人知之今來揭反顚倒其辭謂前功已成不敢貪人之功爲己力所未解也自占後路一月矣以前何幹今閩易地方安木城方我廂既安木城我廂卽乘三日之約攻之何堅不下乃竟不容人攻一日是謂甯我不下必不容人之下之也信地機宜之說殆不如是專功妒嫉武人常態士大夫豈可墮其術中而爲之用蔡守愉人也

必不可聽勿以自累愼之愼之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上國已二旬雖云險固然天下無不可破之險也惟諸將齊心用命夾攻會當授首向來所防惟水西與劉綎今水西見風行船已爲我用劉綎畏死貪功擊賊甚力以爲賊在掌中乃突而有吳廣者以專功之心中間謀之計反爲賊用遂至延遲罪眞不容於死廣從來剛愎驕急非大將器以其果於用法欲借其力以平賊而後易之乃今一旦至此令人恨不卽食其肉能所奉旨無誅大將之文只得照從重處分之旨革其職如再不悛須以便宜收之當

再以聞大抵賊已窮促之極觀其詐降詐死情態已見自處吳廣後人心當爲振厲即一鼓平之未可知也統侯嗣報伏惟台鑒

又

龍之家事盡在疏中蓋去年之冬即應告歸終養矣於時事勢無可歸之理計即告亦必不准只得勉強督兵意以春夏平賊秋冬可歸家也乃賊未平而值此變即椎心泣血亦何益已川中去京師遠即得代速亦當三月方可出境停柩之父銜哀之母方寸已亂之子何以延此三月此等情事即行道聞之亦當心死況以身當之乎伏惟台鑒

主持急推代者仍令早來受事此非爲龍計乃爲西南生
壁計也若賊則已是必亡之形更一月不下亦當病死餓
死縱是睢陽義旅亦止可餘巡遠數人况逆賊乎無足煩
台慮矣臨楮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張按察使

若攻囤久不下仍是約降約降者非約楊朝棟田氏及應
龍明言此三人必不赦而約何漢良孫時泰黃七等即與
之以印信牌文可與各營文武明講過做此事事成即免
其死應陞賞者仍陞賞之方是光明正大之事向來合江
營只約田氏母子反堅衆人之心已不是又皆各營欲專

功愈為不通今可大家商同公道做之然一面約降一面攻圍不可指此謀事也以攻為正以約為奇奇正相生斷可成功黃七之父已去成功卽在此人不可卻幸與各鎮道商之只莫令水西知之則洩之應龍壞事矣募能於內放火者賞之百金卽令其差出之人歸而為之但火起卽以為功其糧焚自不能久也事已久師已老全不用計一味苦攻亦非長算圖之圖之

沈按察使

不孝孤惡極罪盈禍及其親進日昏迷蔵亂來教未及答今所教攻車雲梯之製卽取金堂令赴營為之矣事已至

此一切軍務仍須嚴催之不孝不敢以一家之罪過而妨大事望諸司體此意也不然即交代尙須二三月可兀坐而待之乎水西實不能攻國若能攻則攻之久矣蓋其兵亦只虛聲無實用向來所報皆是裝飾今在國下一籌莫展要之國實難攻我二十萬大兵火器如山不能得志彼一二萬土兵又無火器何能爲今即許之以地亦無益也昨已處奖廣廣甚憤勵後當效命但文武同心事即可爲矣病中草草

楊監軍

近報安氏以酒罈裝火藥送賊又令以乘雨衝營果爾則

是貴州四川自爲敵也其罪不下楊氏矣一向川中道鎮有言弟皆以爲妒口不信今稱同貴州張允二道公寀果謂則水西尙可一日留乎聞彼亦欲退而避嫌想以無糧託言以爲名者若如此卽好爲遣之去可也洪道一向苦心正氣乃遇此非類眞是無可奈何顧其駕馭之功自不可泯若及今而去不至決裂則大家尙爲全功何如何如弟已爲天地罪人只忍死以待此事旦夕完則移駐候代矣惟我兄留意焉

史副使

糧不足爲折乾者多而永甯其尤也聞永合二路兵在營

不及原數之半而運夫則加數倍矣營中米則開市賣之米少則大將攘臂而呼此等物事不知養之何用令人恨不食其肉昨巡下南道查出一折乾把總已行營中斬之永甯兵若有冒濫該道自當查實如昨鄧起龍之揭所言即移文二將汰病弱三五日可了又報來請文又行去不差半月乎兵道以督兵爲責何事不可行而斤斤請命令之師老財費正坐各道任事不勇令人仰屋竊嘆而已藍芳威已行令搭橋餉米應停應緩即當行之但須催應運者俱運到蓋既無多餘則須顆顆皆到方不誤也添糧不如減口營中實數可徑查之

張按察使

用兵自有次第前日大兵入關賊初上國我勢方張彼志不固百道俱攻旬日可了所謂亂而取之者也乃悍帥無知爲人所愚按兵不攻以致今日賊守旣固我力已疲郎欲攻之亦必修器具齊兵力乃期必勝而悍帥又以得罪爲懼驅無備之士肉薄而蟻附之止以卒予敵耳乃該路文官反同聲附和而贊誦之此不過以其爲同功一體之人敗則俱敗故昧良心而伸私說其心尚知有朝廷乎世道若斯可爲一慨不孝嘗謂國家養士不如楊應龍養苗非誣也今惟一面招降其黨一面急攻其國自無不下攻

則以百計攻之勿但恃力招則以百計招之勿拘一途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攻城書冊附去內飛梯巢車等皆有可用惟商行之只令倭子坐於巢車之內以鳥銃打之彼城上人不敢立國上人不敢行矣諸凡此類可推廣之有出降者可以衣冠假之爲招撫花紅銀牌迎之國下彼苗子見利命亦不顧可令盡下也

劉參議　徐僉事

不孝得罪天地死不足贖所强顏視息者正欲以俟代之日督兵滅賊然後歸而葬親庶其倘得襄事不然勦事不完聖怒及之身且不保何能葬親今忠與孝已兩成畫餅

惟是以門下之庇但得苟完此事苟全此身歸而以一抔土掩化者即長赴幽冥無所復恨惟望嚴催糧餉無至乏絕此百生之幸也承慰問心骨爲銘卒卒奉謝寸心盡矣

張按察使　六監軍

不孝日望捷音不啻忍死乃連日來塘報亦且杳然豈果養威定計耶抑亦玩日愒月耶今必有無識將官以不孝聞訃反因而懈弛不知及不孝之在而完事也不孝敘錄時向日功勞必爲之揄揚向日罪過必爲之遮盖一場辛苦倘不幸負若事久變生不孝且去後來者從前之事原不干已彼不以敘功爲急而但以隱罪爲慮加以三省按

君俱有監軍之任事久不結何得無言恐人人得罪未知諸將之所稅駕矣此不孝所日夜慮之者非獨以自慮亦爲諸將慮也幸爲諸將一明其說若其不信吾言而玩愒如故則不孝必一聲其罪而去不以煩後人齒頰也芝㛂芝㛂

陳總兵

公移用戴罪字本部院無此行也豈以久不滅賊有所不安於心耶但能滅賊何罪之戴以後可無用此矣所言監軍道手本云云此處並無此報不知其所以或其誤也不然則其故也恐將軍之疏於防而假此以相警戒也然以

鄙意論之此皆不足介意今大題目只有滅賊大關節只有乘本部院候代之日而滅賊蓋此時滅賊本部院尚能爲諸將敘功凡在行間皆向來之手足心膂也必且護其短而暴其長大家成一段佳事豈不美哉不然玩日愒月久無成效本部院行且代去後來者始事原不相關不以敘功爲心但以隱罪爲慮且三按君皆監軍人各有心人各有口彼時只求目前景象尚不可得諸將且救過不暇能論功乎故竊以爲今日一切形迹皆且放下即唾面亦任自乾但一意滅賊則萬全之算也劉吳諸君見不出眉睫難以語此將軍春秋高人情世故閱之稔矣曾見有師

老財匱而能成功者乎曾見有師老財匱而無功而人無異議者乎今永保施南等兵散去者已二萬矣大衆一散能復合否他日無功可盡委之管餉官否將兵者亦有一二延捱逗遛之罪否彼且計何日開刀何日入關何日抵國中間月日可盡曰無糧否即他人不言本部院能默默無言而去否恩讎付之身外人已置之兩忘同心同力以求滅賊以求早效無至有後時之悔此不但爲國家計爲本部院計即諸將自爲計亦無出此不然大家不知所終他日思吾言晚矣

劉參議

乾銷之弊其來已久斬此二犯足杜後來尚恨聞之不早運夫照起夫地方增募直而更番甚善川東更番者數矣夫價但有文移何難銷算只要明示各夫知之無令吏胥乾沒謗歸於官此最緊要者鎮雄兵見播州垂亡喪氣而歸非晏慶潤之果忠順也廖選如可得尚當捶死可密圖之安氏兵已行撤去不令攻圍以絕他患趙應元即發鎮雄無用徒爲彼添一漢把耳當另圖所以使之者草草

蔡知府

該府與吳帥失策誤事揭報矛盾本部院未行文以前數以書詰責該府不辯也以爲該府亦自知其錯能服善矣

乃至今而實長其說許之盡止為通賄二字夫為通賄而辯則只曰原未通賄自有公論如吳帥之說足矣奈何並從前是非而欲淆亂之乎揭內所重在受金五十萬夫五十萬之說不但高推官無之即綦南從來無之惟川南監軍稟帖曾有此語本部院且笑其迂以為此何足辯五十萬金何處寄頓今該府諄諄辯此不更迂耶夫本部院所行不才文武通賊受賄盡聞該路數使降人李朝陽及奏民司仁愛等往來圖上數得賊金以惑亂軍情故明行戒諭令人絕交遠嫌今乃疑及高推官又牽扯曹吳二將曹吳二將畏賊有之通賊則未聞未可引以樹黨也至於從

前失機誤事及揑報飾非如十七日已背約不發兵而曰待綦南兵攻圍不至如田氏之降明曰田氏果來觀釁而後改之曰知其詐降力阻其事如賊報死明報該道以且當議定應行事宜恐各路又有先報者而今改之曰會稟二道必不可信若以爲必不可信則任各路報之又何恐恐然畏其先報耶此等反覆一切匿之不言而但以受降相屍之事盡推之各路文武夫初受降者誰也初受詐死之文者誰也至十三日而猶驗屍陝兵放彈猶禁之者誰也既請各路來又與各路不止之何若不請之爲愈乎夫甯直各路即本部院與兵部賞格及歷來明旨何嘗無受

降之說今但有爲賊所欺者可盡引之以分過乎今各路求攻圍後不得而曰各路俱不敢攻後來合路獨從後攻張監軍責十七日失期而積以十八日之發兵相抵此等議論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而可以欺本部院乎夫軍中立草爲標道府原自相轄今該府疑心醜詆高推官已非雅道乃歸過二道而曰魑魅魍魎之黨曰奸邪之黨曰虎狼之威虺蛇之口詛咒嫚罵不一而足世間有此文移有此體統乎兵帥動欲殺人該府動欲罵人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惜乎其不加之播酋而但施之內地也本部院雖至不才然三尺之法與三尺之劍明主業已付之矣若謾無主

特而令人人得以撒潑放賴喝神罵鬼則溺職已甚安所用之該府如以爲是則可如以爲非是則請更伸其說當爲達之北闕下一別白之也

內閣趙沈二相公　兵科　職方

播事仰仗台臺威靈幸底平定自二月十二日開刀至今三月零二十餘日在遲速之間然亦勢窮理極之時矣若諸將齊心用命尚不至此時然使劉綎不累遭挫折吳廣不新經處分即再遲一月亦未知若何不知此輩何苦必欲人顚倒之乃始效力也顧此番事體尤有大可幸者三水西素有通賊之名今番用之萬非得已然終有拒虎進

狠之慮自圍囤後龍乃日以通賊縱賊移檄切責之渠懼而撤兵以去日姑以避嫌明心實怵於兵威虞波及也渠以五月二十八日撤兵我師以六月初五日破囤功成而彼不與自是不敢邀裂土之賞矣此可幸者一諸惡苗若散處林箐終難收捕尚有後憂今聚之囤上無處奔逃我兵上囤問以語言但係苗音者即殺之遂無遺種此可幸者二賊父子或夜逸潛匿尚費搜尋尚延日時而今或就擒或自盡巢毀卵破妻孥為俘艮快人意此可幸者三各營功級尚未查明惟南川路報囤前斬一千五百計逆黨尚無餘種業以下令止殺及撤兵並議留兵與善後之事

統侯嗣報惟是龍日來國事家艱千哀萬苦形骸頓盡神氣無餘更遲日時當求之枯魚之肆矣懇乞垂恩俯憐急催代者速至臨敵無任哀號悲鳴之至

謝監軍

吳帥已為奸細所惑如落陷穽一處方如夢覺遂有此功法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兄試思若李朝陽後來文書之類彼皆以為奇貨可居再與講降豈有今日乎蓋必兄斬使焚書而後賊之望絕我之氣厲則弟前日所以致恨於二子者是耶非耶永甯馬湖之兵當盡撤去浙兵亦當發回其價高而費大也去此此則總兵標下只有廣兵三千或再

於曹吳二將下共留三千湊六千留防足矣惟酌行之二路功次與文武官應敘應議及地界招降人口之類須目下完報立等題敘勿遲地不可一寸與人勿信土司妄爭也賊屍並俘獲之人俱當解來賊之家貲遂至搶劫無餘可爲深恨此事所不慊人意獨此耳恐有議及之者未免爲諸將累奈何奈何

張按察使

不世之功成於一日快哉微貴道之力不及此此當與海內共明之耳最快者賊子賊屬盡得無遺更爲全美查賊第四子不見下落前水西報殺之妄也今又不見何哉聞

此子勇而好鬬豈今方爲亂兵所殺乎須查明不然恐後人以爲竟失此子也凡賞格有名人皆可追求下落有無下落者仍以名捕之若見擒獲者卽應解來矣賊之家貲盡入貪弁亂軍之手可爲痛恨然事已至此亦難過求不然大功方成卻理贓罪亦不雅且亦竟不能得也昨已有一牌行查劉帥亦有一文申辯若有著落亦不當隱若無著落亦只可說明立案恐後有言及者卽以爲初情耳統在貴道與監軍酌之淸地敘功撤兵留屯諸事件件要國下了之又須旬日之內久之則不孝不能待矣今卽行貴道總催三省各處令人守催莫令同同則難結也留兵不

可太多亦不可太少須酌之應撤者即撤去無濡滯一日即有一日之費也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之滅亡合門已無噍類加以兵將志在爭財奏民志在復讎遂毀其室發其藏掀其墳豬其山眞所謂剪草除根靡有孑遺者今當留萬兵屯其中以一將守之以防林箐嘯聚之奸然後改土爲流建城設官次第舉行則萬全之策也議設一府一衛三五州縣當另以聞總之旬日後撤兵留屯敘功善後事可畢竣惟是龍以非常之痛嘗非常之勞奄奄氣盡無復人理初所自矢謂但得賊滅即與之

借亡無恨乃今父死未葬母老無倚又覺此身未易捐棄
顧哭則恐哭死而又不能禁其哭勞則恐勞死而又不能
免其勞惟有早得代歸倘可存如綫之緒則不無望於台
臺萬惟垂恩亟催代者此龍一家永世之感也不然身且
日漸昏迷事當日就廢亂誤身誤家以至誤國誤天下尚
忍言乎情苦辭急有涕如雨不知所云

胡魏二監軍

來揭以先登屬之綦江路謂搶財不止永合路俱是公論
然謂二張以功不盡出綦南而忿嫉非也二張之拒解功
謂其初六日再四喚審定不肯發直至初八日而後解來

故庵之耳且一向有行以謝監軍有疾不來張監軍並監
四路至於張守道則總監八路者又何苦必欲功出綦南
也攻雖分日然劉綎以先登破其二城賊膽已寒因而內
潰初六之功自因初五之功成之則得賊之後即應公同
審驗解報乃吳陳二帥私之營中以爲奇貨直待二道與
議方始勉從即此自是可惡何待搶劫而後爲有罪乎國
前雖攻後易攻吳廣自以爲正總兵擅行分派自占後路
又引陳璘與同以排前路卻守之四十餘日不下已不能
攻又不讓人攻只與講降盡破國之後而璘猶令其營打
報官嚴聚德爲之遊說謂國不可力攻當以招降計取也

今竟何如而猶欲擅其功擅其空名謂有人心乎此番若非本部革吳廣之職二張具輪攻之呈則今日尚不知何如乃貴道因二將一偏之說而痛詆二道何也且二張連日所投揭深以諸兵將搶掠財物為恨而又以國體事體為言謂必不可深求其言比之貴道更深切著明亦未嘗過繩吳帥今來揭云云蓋為此弁所欺耳此事若孤久在事必一一明其功罪曰某也功罪相準某也功浮於罪某也罪浮於功某也有功無罪某也無功有罪令賞罰當實以示後世方為正法第今去若開其端恐後人不能收拾徒成聚訟故只得從寬敘之然而非不孝孤之意也王文

成江西之事同事之人半得罪何害其爲功謂懿美之績不無瑕玷此正奸弁爲掩耳偷鈴之計恐嚇我輩以行其私者勿爲所惑可也

湖貴撫按

破囦滅賊昨悤悤具疏題知稿已呈覽近據各路塘報所言驗賊之屍及擒賊之家屬惡黨更爲分明因類爲報發塘庶令京師曉然知賊已撲滅無餘種也此番平賊諸凡無恨惟是賊之家貲屢行上囦即行封鎖嚴禁搶掠而貪愚之弁申令不嚴致乘機搶散一空今大事已定又難過求惟此尙有遺恨耳善後之策不知若何而可不孝計代

事尚須兩月旣無所事事又不敢逃歸只得爲之經畫妥當而去惟臺下悉心教之萬懇萬懇

郭青螺中丞

不孝以播事已平可以塞責欲卽以印送之門下徑自奔歸上疏以聞乃得旨令蕩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許同籍則奈何有此一番又只得在此候代不敢卽去心急如焚日惟忍死人情若此豈不悲哉今擬草一善後疏待大教不至又恐來時有費商量處今直開陳請教不孝之意欲於白田壩設一府一衛一縣湄潭設一縣松坎設一縣黃平眞州二司俱改爲州且共設一府一衛二州三縣待後來

人多而州縣以地遠不能處無妨添設也始意欲盡屬貴州而各司道議多不同或謂貴州兵單餉寡不能彈壓恐有他變或謂安氏侵擾貴州力不能制之或謂經營締造尚須二三年費尚須幾十萬人尚須幾萬責之貴州則不能若以地歸之貴州而諸締造盡屬之四川則不順不孝反覆思之亦自有理今欲且以白田壩一府一縣並眞州一州松坎一縣屬川以白田壩一衛黃平一州湄潭一縣屬貴仍題定將來完全之後仍以府屬貴則何如眞州黃平二司原皆有土官但眞州係先從賊而後投順者今改之彼亦無詞但須仍存其宗祀與以一土州判吏目之銜

不知黄平司土官在否與此相同否所以改黄平爲州者以草塘甕水白泥諸司之人必須得一州方可管也其五司亦有土官原爲應龍勦滅盡者今不知有存者否若有存者亦與之以土銜如前彼亦無詞彼若欲仍舊爲長官則必不可蓋此事皆彼釀起不並廢之已幸可有他望乎且彼原奏改土爲流今豈可易其說乎以上事宜統乞逐款示下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龍不病於對壘之時而病於平賊之後彼時事急無暇病也蓋昔乃忍病今則忍死矣當龍聞訃之前一日已秣馬

脂車履及於門欲入營督戰次日得報而止然懼營中懈弛因揮涕而移文以死自誓諸文武得之無不感激奮勵者而監軍張楝爲甚初五日之戰終日不食身自搖旗吶喊以督軍劉綎三登牆而三墜徇不敢退懼楝之議其後也是日遂破囤又一日而楝病十日而死於途矣楝之死盡代龍也行且厚爲請卹然何及已播地大定建置事已有次第見行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鼇在內經理大小文武官俱已酌定數日內當有疏聞第不知此時已推代龍者否前有事時眞無暇病今無事則愈哀愈病愈病愈哀哀病相尋不至骨化形銷不已此台臺之所隱也若諸苦情

則疏已備矣事急辭迫不知所云

思仁道陳副使

黔之貧弱誰不知之然龍泉一路借兵於楚借餉於川第借黔人一運之耳不孝所以爲黔亦至矣乃至併餉米亦不給之至令絕食而逃則有司之因循眞可恨也何兵不思歸何土兵不虜掠何川中土兵數萬無一散歸者獨黔楚土兵盡去無存乎然則當日若無川兵想至今黔楚之兵猶在關外也痛定思痛可爲寒心今賊已滅矣所不能忘情者恐將來有用兵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鄧知縣之說蓋恐各道怪之而爲是支詞以應之且彼亦管餉

之官懼罪且及之遂盡委之土兵之罪今總之亦不必深求只謹其後可也婁川尚有川米一千石可查出以餉留戍之兵不然恐有司遂避罪而並乾沒之以泯其迹則益可惜矣草草

李次翁大司馬　賈春容　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理齋　王晴江　汪登原　劉用齋　劉右川　曾景默　六中丞

頃以逆酋爲孽震動西南偷安弛備之國百無一恃不得已乞師臺下過蒙垂念慨發雄兵天威所臨百蠻膽落電掃霆驅遂無遺種今遠人得以少藉生全不孝得以少逭

罪戾者分毫皆明賜也戴之世世曷敢有忘敬因凱旋附言陳謝癖瘵暑月勞瘁萬端物故頗多更堪憫惜其存者皆爲一方造命之人統乞臺下覆露之不孝獲罪於天延禍於親宇宙雖大何以自容伏苫凷占言無倫次統乞台亮臨紙哽咽不知所云

胡監軍

來教報捷事云未入楚省捷報不孝尚記得當日克囤之後劉綎先報到不孝以其人善說謊不以爲憑欲待三省鎭道報齊而後具奏待至十一日止川貴二省報俱到湖廣竟無至者因念事已真恐太遲且參驗各報大同小異

只得報之內亦止云分守川東一報於上內有專功一路之詞仍少改以公之三省其後止云川南及貴州各報相同而已湖廣原無報到故各報相同未入其名以此係奏報不敢以無爲有也然報內所云初五初六功次五總兵六監軍姓名具在一目而三省同功了然可覩矣至疏方發而湖廣二監軍之報至又數日而陳總兵之報方至然其文內所言亦與前大同小異且與所改定者懸合無他說也此緣綦江一路差多馬死人皆步行劉綎擺步撥多所以先至川貴鎮道到閫日久差人皆熟其路所以至亦早湖廣則到閫不久路生而兼之公人素不用命以爲常

所以至獨後也若來教所所疑蜀道將忌功則無此事無論蜀監軍各道皆讀書省事之人即將官爲此獨不畏我乎至於牌催四事原行差人於𠫊下送去至則各省鎮道已散只得齎冋又改從官道去所以催牌至而原行返不至並無遮截之說也大抵吾輩爲國宣力但取事完何論彼此惟各總兵則說謊爭功乃其常態故五總兵所報五樣皆自以爲功即李應祥亦云彼先登而劉綎繼之況其他乎從來云吳廣得楊應龍之屍夫功止論擒斬得死屍已不足爲功矣乃近陳璘又具一文以得屍之功其子爲首吳廣爲從比詢問當日之人並無此說是又不平白說謊

耶不孝所以發報不用劉綎之報以此今觀二張所報原爲二省通報矣又何必督過之深也張分守乃謹厚小心之人張監軍性氣頗乖圭角太露人多嫌之然其滅賊一念天日可表初五督戰叫不絕聲竟以病死此當憐之不宜誅之也陳璘恨之入骨只爲言其搶財一節然今各將搶財喧傳道路能禁他人之不言乎此事當初弟恨鎮道違節制欲槩黍之而薄其功賞近查之財物亦不盡入總兵手盡兵與將亂搶之者今一言之諸將之禍不測不可爲訓後來無以使人故只得置之耳至於敘功一節自有天地鬼神臨之在上固不主各省一偏之說亦不任不孝

一已之見只參驗情形從實從寬期於各得分願而已此自不孝大關節處豈肯爲一二道將所愚陷於不公不明之罪且楚將不孝所置也楚兵不孝所調也楚餉不孝所催至龍泉一路則皆自齋本折以供之者甯直如此卽兄之監軍亦不孝所單題也何苦而盡沒其功乎今陳璘必欲盡以三鎭之功爲一已之功異日不遂其欲必造言曰彼雖督三省實撫四川不得不偏四川又劉綎係其保留不得不偏劉綎此小人常態弟亦任之但欲淆亂是非則必參之矣來教謂弟無謂劉總兵初五一攻之後賊遂易與不知無劉總兵初五一攻陳吳能進而賊潰乎又謂查

楊應龍之屍與妻子獲自何人之手則可遂盡歸功於陳吳而置綎於不錄乎李應祥卽自願爲劉總兵之副彼一大將實在行間可遂置之乎陳總兵雖未嘗敗北然彼所將之兵至國下已散其七八止餘廣兵及募兵數千可遂與川中四路數萬精兵抗衡乎此皆不必言偶一及之以明公道耳弟尙恐諸將後來爭功已將三省道鎭塘報總類爲一報送之京師內一字不遺今想已見可益無遮截之疑矣草草此復詞多無緒惟亮之

又

川貴功册已齊只候湖廣望早教之弟忍死以待此事完

卽之境上矣近得部文責成甚嚴謂不可冒濫日接陳帥一文多將不在事之人至楊惟中久行提問者亦入其中甚非事體可一稽聶之弟前賓以搶財事欲叅論盡惡諸將之公然違節制耳後思之恐後來人遂以克賊爲戒難以用兵且恐中皇上所忌致諸將有不測之禍故只得置之其實此輩原算到將來難以盡法所以略無忌憚若此眞可恨也

史副使

破國之級委難議賞但事關三省不宜大有更張故徑裁其半然本省止千餘所省已萬金矣今若驗非眞正卽徑

裁之不算可也營中供事官若有功應陞應

平播全書卷十四終